

『连环画中的义乌印记』后续

一纸檄文千古传颂

□ 煮石人 文/摄

一首《咏鹅》，让骆宾王成了妇孺皆知的伟大诗人；一篇檄文，让骆宾王成了千古传颂的文章大家。连环画中，当然也会有骆宾王的身影。

笔者曾经介绍过1984年9月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初唐四杰》(见5月12日本报收藏版)，这是“中国古代文学家”套书中的一册。其实，由郭沫若的历史剧《武则天》引出的文学插图、连环画，更值得关注。因为参与创作的都是大师级人物：傅抱石、程十发、刘继卣。他们好像在相互较劲，相互比试，从而为读者呈现了一场美术盛宴。



傅抱石绘《听读檄文》。



刘继卣绘画、刘蕾上色的《听读檄文》。

傅抱石笔下的“听读檄文”

历史剧《武则天》，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登基之前，面临各种政治危机，她一一沉着应对，逐步巩固地位的故事。剧中武则天的“对立面”，主要是野心勃勃的裴炎与受裴利用的名士骆宾王。

《武则天》首发于1960年5月号《人民文学》，当时，著名连环画家刘继卣为该剧本绘制了《婉儿报驾》与《提审裴炎》两幅精彩的白描插图。其中《婉儿报驾》一幅，出现了骆宾王的形象。剧本发表后，由于社会反响热烈，刘继卣决定继续绘制出更多幅白描作品。

话分两头，郭沫若将剧本修改后，于1962年9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再度出版。书中用了两张彩色插图，绘画作者为傅抱石大师。两张插图分别为“初见婉儿”和“听读檄文”。其中“听读檄文”一表现的就是才女上官婉儿读着骆宾王的《讨武氏檄》，武则天听边感慨的一幕。

傅抱石大师的笔下，武则天、上官婉儿神态宛然，意趣高远。你看，两人体态雍容华贵，有唐朝“以胖为美”的古意盎然；脸部略施粉黛，以少胜多，媚而不俗；头发经多次渲染，密而不结，层次丰富；衣纹舒展轻盈，飘逸生动。

尤让人赞叹的，还是人物表情

含而不露，耐人寻味。

我们知道，按照正史的记载，当年武则天一边听着檄文一边进行评论，最后竟然这样说：“有如此才不用，宰相过也。”可以想像，说这句话的武则天，不会面色平和，而是情绪比较激动的。如果画面中直接表现这种“激动”，就会太露，反而会削弱绘画作品的感染力。这也正是美学名著《拉奥孔》在比较“诗与画”表现方式的同异后，反复强调的艺术原理。借用白居易的诗来说，傅抱石笔下的“含而不露”，正是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了。对那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，对此画面，都会引发无限历史幽思。

从中可见，对于文学插图，傅抱石创作时同样全力以赴。要知道，20世纪60年代，傅抱石是红遍全国的。1959年，他与关山月合作的《江山如此多娇》挂在了人民大会堂；1960年3月，他担任了江苏省国画院院长；同年8月，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

傅抱石愿意画这两张插图，主要还是因为友情。早在1933年，傅抱石赴日本学习美术史之时，就结识了流亡在日本东京的郭沫若。当年郭沫若正沉迷于甲骨文及金文等古文字的研究，而这对于傅抱石学习研究古代美术及篆刻都大有裨益，两人惺惺相惜，遂成莫逆之交。

刘继卣父女合作完成彩版连环画

就像傅抱石是公认的国画大师一样，刘继卣是公认的连环画艺术大师，他被誉为新中国连环画奠基人、连坛第一人。他的连环画作品《东郭先生》《大闹天宫》《武松打虎》《鸡毛信》《穷棒子扭转乾坤》等，都是连友珍贵的收藏品。

勤奋出天才。为首发时的《武则天》绘制了两张作品后，刘继卣继续潜心创作，以传统白描的形式，先后共完成了18幅白描，构成了完整的一本连环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8幅作品中虽然也有《婉儿报驾》与《提审裴炎》这两个场景，不过画面与为《人民文学》插图时的那两幅并不一样，刘继卣进行了重新创作。

2008年6月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以50开软精装的形式，出版了《刘继卣连环画全集》。里面完整收录了这18幅白描，同时，配上了由张锚先生以诗词形式撰写的文

学脚本。这本连环画，取名为《武则天故事》。

《武则天故事》中直接出现骆宾王形象的，共有五幅，分别为第三幅“裴路拜访”，第四幅“婉儿报驾”，第十幅“密谋讨武”，第十五幅“裴王被囚”，第十六幅“婉儿探狱”。另外，还有三幅作品的文学脚本提到了骆宾王，分别为第十一幅“道生告密”，第十二幅“听读檄文”和第十七幅“提审裴炎”。足见在这个剧本中，骆宾王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。

此后，2011年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又推出了由刘继卣绘画、其长女刘蕾上色的彩版《武则天故事》，刘蕾女士显然深得画中三昧，重彩在她的画笔下，丝毫没有削弱其父原作中墨线条的力度与爽利。比较白描版与彩版《武则天故事》的优劣得失，成了连友一个经久不衰的艺术话题。



选自程十发年画连环画《武则天》，下拜者为骆宾王。



《人民文学》首发时，刘继卣绘制的“婉儿报驾”，左二为骆宾王。

程十发的年画连环画《武则天》

海派国画大师程十发，在连环画、年画、插图等方面均有高深造诣。他创作的连环画《孔乙己》《阿Q正传一百零八回》《胆剑篇》等，都成了经典之作。

《武则天》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后，1961年1月，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就出版发行了程十发创作的年画连环画《武则天》。

年画连环画，通常被称为年画四条屏，每个屏条上有两幅或多幅画面，前后连贯，构成一个完整故事，贴在墙上又是一幅大型的年画。当年，这种画面彩色、大多有文字说明的年画连环画，常被贴在农家客厅、床头，是孩子们难得的精神食粮。

程十发创作的年画连环画《武则天》，共由8个画面构成。其中第五、第七幅画面中，出现了骆宾王形象。在程十发笔下，狱中的骆宾王神情旷达，真性流露。骆宾王的名作《在狱咏蝉》，那种“那堪玄鬓影，来对白头吟”的无奈与寂寥，那番“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”的苍凉与沉郁，大致能为我们鉴赏画作提供一个历史背景。

程十发以工笔重彩创作的《武则天》，笔触工整细密，画面华丽耀眼。这件年画连环画，也被评论家誉为是他工笔重彩人物画的代表性作品。



《武则天故事》中，刘继卣重新绘制的“婉儿报驾”。



刘继卣绘画、刘蕾上色的“裴路拜访”，坐凳者为骆宾王。

也说“同一藏家”

近几年，“同一藏家”的作品在书画拍卖市场上卖得比较好。“同一藏家”，指一组藏品都来自于同一位收藏者。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，比如张画家的一张画，正常能拍个10万元，如果在“同一藏家”专场中上拍，说不定就能卖到15万元或更高。

一天，我们几位藏友聊到了这个“同一藏家”现象。小吴说：“同一藏家”普遍质量较高，所以会卖得比较好，好作品卖好价，这没什么好奇怪的。小张不同意，认为主要原因是“同一藏家”可信度高一些。小张举例说，比如你对李画家的作品很有心得，在某次拍卖的“同一藏家”专场中，你一看就知李画家的那张作品绝真无疑，那么，你也会认为，同时上拍的其他作品，可信度也很高。由此，你也敢去竞拍此前并未太多研究的张画家、赵画家等人的作品。物以稀为贵，抢得人多了，价格自然就上涨了。

经过一番讨论，小张的说法，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。正说着，过来了资深书画玩家王先生。他跟我们说了一件亲历的事，让我们对“同一藏家”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。

去年，王先生去中西部某地参加一个拍卖。有一场标注着“同一藏家”，且称上款人是当地一位前官员的书画拍卖，20多件拍品，竟然都是赝品！有一些人行不深，迷信“同一藏家”的人士，因此就吃了亏。王先生还说了个有趣的细节，那场拍卖上，有一位年轻买家，对一幅作品有怀疑，认为不是真迹，但他心存侥幸，还是拍下了其中两件作品。他的理由是：“同一藏家”，总不会都是赝品！

当然，这位买家的问题，倒不能全怪“同一藏家”。有利益，就有人去谋利。当一些不法之人看到有人相信“同一藏家”已到迷信的程度，自然就会看到其中的“商机”。

若要使这类事更少发生，从大的层面来说，只有出台更完善的拍卖法规，才能让不法之人不敢动歪脑筋去害人。当然，广大藏友也要提高自保能力，增强学习，提升眼力；也不要存有太多通过收藏迅速致富的想法，收藏，首先应该将之定位为愉悦身心、欣赏艺术。

只有这样，我们才不会在“同一藏家”这类现象面前迷失理性，将收藏变成了上当受骗。只有这样，我们也能在那些高质量的“同一藏家”面前，去感知人情的温暖，去体会友情的珍贵，去感怀艺术的魅力。

闲看

史海钩沉

冯雪峰与“小人书”

20世纪30年代，随着文艺界对于“大众文艺”论争不断深化，专家学者开始重视对“小人书”（连环画）的研究和推广。影响最大的，自然是鲁迅，写出了《“连环图画”辩护》《论“第三种人”》等名文。后来，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出版了《鲁迅论连环画》一书，收入文章及书信共13件。

在这场文艺论战中，鲁迅好友冯雪峰，冲在了论战的最前沿。事实上，鲁迅关于“小人书”的部分文章，就是应冯雪峰的请求而写的。

1932年4月，左联机关刊物《文学》半月刊创刊。冯雪峰（洛阳）发表了《论文学的大众化》，提出应该“创造大众文艺，即内容是革命的小调、唱本、连环图画、说书等”。冯雪峰之所以提倡革命的“大众文艺”，是因为当年社会上识字者很少，文艺工作者必须运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方式，为民众普及文化知识、宣传革命形势。

不料冯雪峰的文章，却引来了一些人的“不同意见”。其中以胡秋原、苏汶为代表。他们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“左翼”文艺间的“第三种人”，提倡“文艺自由”，强调“文学与艺术，至死也是自由的”。苏汶在《关于“文新”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》一文中，这样讽刺冯雪峰的观点：“这样低级的形式，还产生得出好的作品吗？确实，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，产生不出佛罗培尔的。”

左翼文艺人士因此也发表了多篇文章，对胡秋原等给予回击。冯雪峰写了《“阿狗文艺”论者的丑恶谱——洛君致编者》，瞿秋白写了《“自由人”的文化运动——答复胡秋原和《文化评论》等》等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鲁迅先生出手了，写出雄文《论“第三种人”》进行回击，称“连环图画可以产生出密开朗该罗、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。而且我相信，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、佛罗培尔的。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，谁也没有非议了，但实际上，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，《旧约》的连环图画么？”

其中“佛罗培尔”现译作“福楼拜”，“密开朗该罗”为“米开朗基罗”，“达文希”为“达芬奇”。之后在《“连环图画”辩护》之中，鲁迅再次以中外诸多壁画绘画实例旁征博引，说“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，并且已经坐在‘艺术之官’的里面了”。

鲁迅、冯雪峰等左翼文艺人士及时地指明了“小人书”的创作方向以及社会意义，为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铲平了理论障碍。此后，广大“前进的艺术家”们不断耕耘，为彼时“文化贫瘠”的国人带去新知，社会上随之掀起了“小人书”阅读热潮。

问海斋